

蛮天无土不灵魂——石虎先生专访

■本报记者 黄俊娴

近年来,著名艺术大家石虎先生过着“隐士”般的生活,除有作品问世,几乎没有别的消息,但这些“隐逸”而出的作品,总是石破天惊的。美术报密切关注石虎先生长达20余年,曾对其做过多次深度报导。毋庸置疑,石虎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,也是广大读者们心心念念的画家。对朋友的关心,怎可仅止步于艺术的欣赏?这几年从未露面的石虎先生都在做些什么?他的近况怎么样?他所隐居的南方乡野又是什么模样?带着读者朋友们的这些问题,我们联系了遁世隐居的石虎先生,请他来为我们一一解答。

以下是我们美术报对石虎先生做的专访。

记者:您老家在河北太行山下的农村,离乡大半生,请问您对家乡是否还有印象?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?

石虎:我记得爸爸从北京带回“大前门”牌的火柴,以前叫洋火,被我偷偷拿了出来,向小朋友们展示那火柴的神奇,点燃了我家喂马的草房,引起一场大火,险些把我家大院烧掉。另一件更夸张的事,一个中午,游击队员在午睡,我隔窗偷走了一颗手榴弹,又聚了一群小朋友,我用石头将手榴弹的木柄砸开,露出能够引爆的弯弯曲曲的弦,幸亏被惊醒的游击队员发现,把手榴弹捧着扔地道里,引爆一声巨响。不然,我和那些小朋友就都没命了。还有我的奶妈和小姨,都是最亲的。小姨用她的津贴常常给我买颜料、笔墨。说我有(画画)天才,一直鼓励我。故乡给了我太多的东西,说也说不完。后来随着我爸爸工作的调动,我先后跟随父母辗转于天津、北京、张家口,导致我一年级就读了三年,12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家乡,故乡只留在了我的记忆中,不过每逢清明,阿平都没有忘记给石家坟上烧纸。

记者:农村生活的印记在您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什么影响?

石虎:这个问题很深。由于我出生在农村的缘故,以至于我一辈子都喜欢农村。我年轻的时候到过山西、陕北,到过甘肃的河西、陇东,新疆的天山、伊犁。到过西藏、青海。到过广西、贵州。去过云南西双版纳……所到之处都是边远的山寨乡村,那时候没有开发,那时候的人也很本朴,这种漫长的岁月深深地影响了我,以至于我在后来的创作中充满着他们的心蕴,他们的原始生命性梦幻般的注入进我的灵魂。

(下转第18版)



石虎 黄莺 146×88cm 2020年 纸本彩墨



石虎 母子 146×88cm 2020年 纸本彩墨



石虎
SHI HU

1942年出生于河北徐水县
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学习
1960年进入浙江美术学院学习
1962年应征入伍当兵六年
1968年任教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
1977年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
1978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惟一的艺术家随团出访非洲13国
1979年出版《非洲写生》画册
1982年在南京博物院举办个展
1987年在中国香港集古斋举办个展
1991年在中国澳门市政厅举办“石虎心象”个展,同年在中国香港多次举办个人画展
1992年在新加坡、雅加达举办“天命年展”
1994年参加广州中国艺术博览会,同年成立“石虎诗会”并多次举办“石虎论字思维”诗歌研讨会
1995年应邀出任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主席
1999年在中国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个展
2003年在中国画研究院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、雅加达巡回展
200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石虎艺术大展”
201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石虎艺术大展”